

早春时节,天气乍暖还寒。清晨六点,太阳尚未升起,上海北郊广福古镇依然冷冷清清的,但西街上的“广福茶馆”早已热闹开来。缕缕茶香中,交谈声、寒喧声、咳嗽声、偶尔扯开嗓子的争论声,和壶水鼎沸时发出的“咕噜咕噜”声交织在一起,令人觉得仿佛回到了黑白胶片的电影时代。

广福古镇有着数百年历史。小时候,我常去那里的舅婆婆家作客,发现老街上处处可见茶馆,少说也有六七家。曾去过大石桥堍下的一家,那位胖胖的老板娘一身布褂,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髻,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广福镇上的茶馆慢慢减少了,我也并不在意。却不料今年元宵节忽然听说,镇上最后一家茶馆也要关门了,心里莫名地有了一丝惆怅,于是决定抽时间作一次最后的造访。

沿着依稀熟悉的老街,找到了这家广福茶馆。它背靠着镇上那条最主要的河道“洋泾河”,五十多平米的三开间屋里,放着十来张四方桌,一式的木长凳,简陋古朴中透出一分宽松随意。这里既供应茶水,又有面条、老酒和荷包蛋、花生米、蚕豆、猪头肉等下酒菜。近年来食品价格有所上涨,但这里尽力维持着低价。一位戴着眼镜的老伯显然是个“话匣子”,他告诉我,这里最节俭的茶客,只需花两元钱泡上一壶茶,就可以“解”上大半天;倘若付上十来元的话,除了一壶茶,还能咪上一盅酒,等最后一碗阳春面下得肚子后,那个舒服啊!老伯说完,“呵呵”地笑了起来,脸上果然一副神仙模样。

“一开始,我是想靠茶馆谋生的。”老板阿兴与我一见如故,慢慢聊开,“我年轻时参军,在空军地勤部队服役,复员后被安排在镇上的供销合作社工作。”1998年,阿兴下岗了。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怎么过?正犯愁时,阿兴得知镇上有家小茶馆打算歇业,便主动接过盘子,随后通过协商,把这家茶馆搬到供销社弃用的五金店里,再投入一笔资金,添上一些桌子、凳子、茶壶碗碟,挂上了“广福茶馆”的招牌。

一晃,近20年过去了。开始的日子里,阿兴还拉着妻子做帮手,后来妻子身体不好,他便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干,许多日子干脆睡在茶馆里。开业至今,别说什么节假日了,就连自己生病发烧,也从来不敢晚一点迎客。父亲去世了没关门,儿子结婚时没关门,只是在女儿结婚那天,经不住母女俩的一再请求,阿兴才歇业一天。

可是,随着一大批市区动迁安置房和商品房在这里落成,广福镇所属的9个生产队将全部动迁。目前,古镇人家已全部完成动迁安置,不少老屋成了空架子,广福茶馆“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按说,我已到了这把年纪,茶馆的效益也越来越差,撤了也就撤了。”阿兴说,“可是,心里到底舍不得啊!”

舍不得的还有更多茶客。眼看广福茶馆即将“关门打烊”,来这里的茶客反而多了起来,老陈的茶水,有时一天要烧满五十来个大号的热水瓶,而茶馆的去向越来越成为大家最关心的议题,一提起茶馆即将关门,无不叹息:“每天到这里喝茶,和老伙计们聊天说地已成为习惯,以后没处去了,也不知道到哪儿消磨时间呢!”“是啊是啊,没了老茶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听着这些议论,我一时无语。数百年古镇上最后一家茶馆的消失,无疑是为了顺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时代进步的一个象征;但这座茶馆曾经为每个茶客带来过的熙来攘往谈笑风生的生活况味,终究是难以挥别的——对于生长在这片故土上的百姓来讲,上茶馆不仅仅只是喝茶,更重要的,是享受这份早已习惯了融合了古镇文化元素的乡野生活。

旧的逝去,新的到来,世事的变迁大抵如此。但不知,以后的这片故土上,是否还会建起一家原汁原味的茶馆?

看完金沙铺地,游罢“人间瑶池”,离开黄龙已是傍晚时分,山中暮色苍茫、浓雾弥漫,司机连忙打开夜光灯,凭借路面依稀可辨的白色行道线,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

由于时间太晚,公路上除了我们的大巴,几乎看不见任何车辆。终于,大巴攀上了4200多米的雪山梁子,从车窗俯瞰山下,浓雾已经散尽,群峰重峦叠嶂,只是随着光线的变化,它们变得越来越暗,完全看不清原来的色彩了。

此刻的天空呈乌青色,散开的浓雾幻化成朵朵白云,如洁白的睡莲簇拥着座座山峰;最后一抹夕阳回光返照似的斜射过来,为群山镶上了一道灿烂的金边。在夕阳的映

圣马力诺山顶小景 (写生) 苏剑秋



杜甫有诗云:“花飞竞渡日,草见踏春心。”踏春,便是在春天户外散步,感受春风暖阳,让沉寂了一整个冬天的心灵敞放在欣欣向荣的季节里;踏春,是用感知色影的眼睛摄取大自然每一年无私馈赠的礼物。

踏春,“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谢眺咏的是喧鸟杂英的热闹;“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吟的是细雨润枝的安静;“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唱的是红豆传情的相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的是春风又绿希望。

赏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王安石欣赏江南岸美丽的春色,用一个“绿”字来描绘,春风拂煦,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表达诗人浩荡的情思,希望春风的光顾,带给他回归的消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傍晚漫步到野渡,春雨淋,水流急,用“潮”字来形容春归,春潮

涌来,幽雅动听,小舟自横。“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乱花迷眼,浅草没蹄,白居易赏春吟春,也不免时时散步,赏花踏草。

吟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在春天的早晨,不知不觉中听到鸟儿啼春鸣欢。“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韩翃于清明节前吟唱出小城飞花,皇苑斜柳的景象,抒发忧国爱家的情怀。“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更是用“最”和“绝”出色地写出早春的烟柳,似若隐若现,总有意无意。“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碧绿的芳草映照在台阶

上,春色自赏,藏在繁密的树叶中的黄鹂唱着春歌,音色自空,杜甫也用伤感的“自”和“空”吟唱春色无边无人赏,春情缠绵无处诉的情怀。

伤春,“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

花飞草见踏春心

汪洁

一别两年,春又江南,白居易吟咏杨柳,吟咏的是惜别和思念之情。“芳草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唐代李华面对春山一路无人,写出的是寂寞凄凉的心境,山花烂漫,鸟语婉转被落空。“望极春愁,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是谁在夕阳的余晖下,将春天草色烟光的景致化作无言伤感的春愁,是柳永。“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又是谁这样的唱叹春天,引人遐思和迷离,是杜牧。“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在长安

战乱时所见城中春景的感触,表达了诗人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家人的想念,花溅泪,鸟惊心。李后主在异国囚屋,在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怒放的季节,回想起故国,触景生情,愁绪万千,美景催生悲情,千古绝唱,“小楼昨夜又东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如果陶醉春天,渴望春归,定会冲动要读一读那字里行间的热爱。那春梦——“枕上片时春梦中”,那春雨——“天街小雨润如酥”,那春草——“草色遥看近却无”,那春水——“杨柳青青江水平”,那春山——“春山一路鸟空啼”,那春燕——“燕子不归春事晚”,那春

柳——“杨柳千条尽向西”,那春天的色彩——“春色满园关不住”,那春天的声音——“小楼一夜听春雨”,那春天的爱情——“人面桃花分外红”。

又回河岸,又上山岗,问春何在?年年春来,总有新的消息,新的气象。山花开是自然,而河岸一种草本植物的蔓蔓更让人惊喜,春风披拂,柔枝千条,分外显眼,上面点缀着星星嫩绿的长形叶子,欲开的小白花,近看形似桃花,远望似千蝶飞舞,环抱着枝茎,一大片魔幻般烂漫着春天,它叫山桃草,带来春的希望。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野地蔓草多且长,团团露珠落在叶上,有位佳人,眉清目秀,不期而遇。古人在《诗经》中所吟之美让人也唱之不休。

“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李白的春诗又唤醒踏春的心,走在春天里,不仅吟多多彩多姿的花木,还赞生生不息,栩栩欲活的草。

提及海陵钱桂森的“小天目山馆”,除去藏书史上可能的记载,而今知道的怕是不多了。我因内子老宅从前离之稍近之故,倒也去过几回,今年初春,曾陪同几位旧雨新知前去造访,想起来一回来,竟也快十年了。

那时候,老院子还未改造,我和内子也刚认识不久,因为都极爱看书,很自然就谈及近代泰州藏书三大家。刘汉臣的“染素斋”原址不存,戈嘉德的“望岳楼”,已成为公园里的一处茶楼,当然是重建的,唯有钱桂森故居尚存,虽已极为老旧,却是我们心中的一方静地。记得那是一个凉风习习的四月天,潮湿的墙壁上,浮动模糊的字迹,那是腊梅树投下的清影。老宅堂屋那被岁月磨平了的黑黝的地面,让人感到脚步非得轻轻,才能细细体味那脚间遗痕,我似乎隐约感到这名重一时的藏书家旧居的隐秘声息。

钱桂森字犀庵,原名桂枝,字辛白。道光三十年的进士,曾作翰林院编修,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郎,晚年著有《一松轩诗稿》。钱犀庵生平藏书极富,不凡精奕名抄,因为底子是翰林院的四库底本,还乡后,曾筑“小天目山馆”以度藏。但是正如历史上所有的藏书家一样,善本与精刻最终都成了私人生活史上的“身外之物”,而流落四方,最终化作历史的“漂流瓶”。

这座故居于清道光五年所建,南向,有门楼、照厅、厅屋、堂屋,前后进深很大,据说有六百平方米,藏书虽已不存,然而院中那株腊梅却已200多岁。我去时,正花开满枝,梅韵飘香,

巢云诗钞 (二) 汪涌豪

岁末客中述怀

忆昔画堂初结盟, 相约涉江采芙蓉。
良辰苦短继良夜, 消却年少情万重。
俄顷明镜悲白发, 落尽梨棠成秋容。
因思一身应世拙, 忍看朋俦苦途穷。
谁人不欲长安老, 谁人不老期寿隆。
才夸金鞍春衫薄, 转瞬玉勒生秋虫。
此刻羞见旧时月, 中夜惊坐失怔忡。
美我杯酒慵未起, 闲放蒹葭理枯荣。
有时因懒息故交, 间或无聊觅新红。
三更披衣观法帖, 四时发篋书不同。
又爱远游迷归路, 穷极古今识西东。
知鸡矫翼无相疑, 原谿出水欲为龙。
迩来清风入松石, 一夜骤雨玉玲珑。
落叶自喜无暗恨, 沉云倦起九秋蓬。
分灯读经怜荆妻, 灭烛谈狐娱髫童。
世有清欢殊难求, 岁近残腊莫放空。

西方人都说中国人最恋家,最热切的盼望是回归故里,并百年后能归葬于母腹般的故乡大地。这自然有道理,只要看历代诗歌,诚如英人阿瑟·韦利所说,有一半是关于别离的吟唱,就可以想见其思乡之情感。但今天地球村时代,全球化汹涌而来,我们的乡愁被冲淡了,随乡村的衰败,更反添一重新的失落,是为哲学家所说的“乡痛”(Solastalgia),即基于环境被破坏而造成的人的精神性伤痛。不同于乡愁由远离而生,这是一种身在的眷念与苦痛。故当此新岁将来,旧愁未去,默诵唐人“乡心新岁切,天畔读潜然”的诗句,能无感慨,又能不为反激出高旷的志意与出世之想!

题云二首

团簇九天成泰岳, 鳞罗万里作青蚶。
拟将轻絮悠颺起, 远岫堪依真帝乡。

因思扶掖张羽盖, 转成纷郁结崇楼。
思将素纛引归鹤, 还从鸾骖逐日游。

达赫施坦在奥地利著名的哈尔施塔特小镇南端,有步道助人登至山顶,山上丰草蒙茸,白石星布,其势反见宽展平缓。旁边有“阿尔卑斯山阳台”之称的天桥,建在胡纳库格勒的垂直岩壁上,海拔高达2700米,立此可饱览南到斯洛文尼亚、北到捷克360度的奇伟景观。个人于天行桥留影并无兴趣,独爱眼底湖水碧澄,倒映群峰,而远山戴云,又绝胜仙境。想唐皎然《南池杂咏》中咏溪云有“有形不累物,无迹去随风”的诗句,诚会心无穷,难于他人说万一也。

仿佛见证了那段历史。我极爱这座院子的清静,后来随内子去过好几回,青瓦白墙虽然旧,却总让我想起一帧帧旧照片,里面藏着老去的灵魂。天光也与这黑白两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半晦半明的蛋青色。一方精巧的天井,雨水从四面的房檐流入,汇集于院落中的明堂。如果恰逢阴天,坐在天井里读书、拣菜、闲谈,有种岁月明丽、清贫的滋味。

那天坐在院中的回廊上,我恍然想起李欧梵先生在回忆录中曾经忆及他的恩师便是吕人钱存训先生,而钱先生正是钱犀庵的第四代后人,时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在李欧梵未到之时就为他保留了一个工作职位,从而解决了他在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后来,又因钱先生的鼎力推荐,他得以顺利被哈佛录取。此可以看作本邑著名学者在海外学术交往史上提携后辈的一段佳话。

如今,这座老院子已经修葺一新,最近去,院中正在布置,桐油的味道在午后的阳光中弥散开来。想当年,钱存训先生在此读书,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后来毕生从事图书事业,当年曾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冒生命危险,护送北京图书馆南迁存沪的历朝善本图书三万册,避免了空袭受损及日军的掠夺,而使国宝得以安全保存。他生前一直写信回老家,询问故居保存情况,桑梓情深。前年,钱老在芝加哥辞世,享年105岁。

离老宅不远,便是草河,河水潺潺,波光粼粼,仿佛映照这座旧园的梦想往事。

明起刊登一组《家的烙印》,责任编辑:刘芳。

旧园如梦

周卫彬

雪宝顶奇景

王奇伟

衬下,山峰的黑色剪影起伏无定地一字儿排开,仿佛曲折的K线图向遥远的天际延伸;更为奇特的是,剪影背后还耸立着一个白色尖顶,那是岷山主峰雪宝顶。尽管四周夜色朦胧,白色尖顶仍熠熠发光,就像南极海面浮出的冰川,或如嫦娥奔月居住的广寒宫,营造出神秘的童话氛围。

刹那间,整个车厢静默无语,大家无不被眼前壮丽而庄严的景色所折服,我的心中更是升腾起一股

无限虔诚的情感,那是大自然这位魔术师的由衷膜拜;我的思绪也摆脱了高山缺氧的困扰,插上双翼翱翔于浩瀚的天地之间:人生何其短促,转眼我们已从青春步入晚秋,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归到一个更大的宇宙时空,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么,今日我在雪山梁上见到的这幕奇景,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它使我触摸到大自然的真谛。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此情此景今后也许再难重遇,但我并不沮丧,与许多和黄龙失之交臂的游客相比,神圣的大自然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惊喜和慰藉,我会永远怀着感恩的心情,在记忆深处铭刻下这幕震慑灵魂的壮景。

